

史地小叢書

西遼史

布萊資須納德著
梁園東譯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遼史

緒論

契丹居地，原在滿洲南部（遼東）（譯註一）其見於中國記載，已早在四世紀間，據萊姆沙（A. Rémusat）之韃靼語彙（Langues Tartares）及克拉拍洛斯（Klaprath）之亞細亞方言解（Asia Polyglotta），皆謂契丹爲通古斯族（Tunguses），與後來之金人及滿洲人屬同種。惟從中國古籍所保存的一些契丹語看，他們似爲一種混合種，其中蒙古族（Mongol）和通古斯族，當都佔大部分。（譯註二）

關於契丹事蹟和其初期歷史，最近瓦細里夫教授（Professor Wassilief）曾有很富趣味的記述，見於其所著東亞中部（滿洲和東部蒙古）歷史學和考古學的考查，起自十世紀至十三

世紀（一八五七年俄國出版），其中主要部分係得自中國的遼史和契丹國志（原文爲遼國志，Liao Kuo Chi，似誤——譯者）。中國的遼史，曾由格伯蘭茲（Gabelentz）譯爲德文，一八七七年經其子刊行，此外施高德教授（Professor W. Schott）亦有契丹及黑契丹（Kitai and Karakitai）一書（一八七七年在柏林出版），均可參考。

當十世紀初年，契丹的領袖爲耶律阿保機，彼逐漸住一契丹各部，成爲蒙古大部分的共主，到九一六年遂稱帝，卽契丹太祖（九一六——九二七），其子太宗（德光）繼之（九二七——九四七），又征服中國北部的一部分，始改國號爲遼。此契丹或遼帝國，存在約二世紀（九一六——一二二五），領有中國北部（只今直隸山西二省的北部），及滿洲和蒙古毗連的地方。我們知道回教徒著作家和中世紀的歐洲旅行家，其所以稱中國——北部中國——爲契丹（Kathay），正是由此契丹得來，雖到了現在，一般俄國人、波斯人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仍然是以契丹稱中國。此契丹或遼帝國，後來爲金所滅。

據貝納克地（Benaketi）的中國史所述——其實是本於拉施特良（Rashid-eddin）——

(譯註)謂中國 (Khatai) 以北的遊牧民族，中國人稱之爲契丹，蒙古人稱爲哈喇契丹 (Kara K'tai)，其人居於蒙古里斯坦 (Mongolistan) 的沙漠邊境，後來其中有一種名古律基亞愛 (Kaolichi Aia) 的，征服中國，建立帝號，傳其子孫甚久云。貝納克地又謂此古律基亞愛一名，實即遼，其意爲王，他得天下以後，曾傳八代，歷二百一十九年。惟按多桑 (d'Ohsson) 所譯拉施特書，關於此名拉施特實係寫作耶律基阿保機 (Djüldji Apaki)。(譯註)

當遼帝國將要滅亡之前數年，其宗室中有一王子，集合一部分軍隊，遷於西方，征服東部和西部土耳其斯坦，花刺子模 (Khovarezmi) 亦爲所屬。此王子所建的帝國，即成爲亞洲西部的哈喇契丹，其國亦存立將近一世紀之久，他的統治者在十二世紀間常常侵擾各回教國家。後來等到成吉思汗 (Chinghiz Khan) 興起後，其國始被滅。

關於哈喇契丹一名，並非創用於亞洲西部，而似起源於蒙古人或突厥人，蒙古語和突厥語，『哈喇』(Kara)一字都訓『黑』，爲什麼蒙古人把這種人稱爲『黑契丹』？那就沒法知道了！因爲創建黑契丹帝國的是遼的子孫，所以中國記載中稱之爲西遼，至於黑契丹一名，中國書中

都未用過。(譯註五)

中亞細亞黑契丹帝國的事蹟，吾人有兩種絕不同的材料，可以根據，其一是東方（中國或蒙古）的記載，如遼史、通鑑綱目、元朝祕史，以及中國中世紀的其他著作等。其二爲回教徒歷史家的著述，如征服世界者的歷史（*Tarikh Dihan Kushai*）及史事全集（*Djami ut Tewarikh*）等。（譯註六）

中國書中關於西遼的記載，已由費斯代魯（*Vissdelou*）和杜美亞（*Du Mailla*）二君譯爲法文，費斯代魯所譯的遼史卷三十，即遼代最後皇帝天祚帝紀的最後一段，其譯文刊於東方文庫（*Suppl. à la Bibl. Orient*），他的譯文極正確忠實，不過他把一些認爲不甚重要的專門名辭，刪而未譯。杜美亞所譯，係取自中國的編年史綱目中，刊於其所著中國史（*Histoire de la Chine*）中。綱目的著者所取材料，似乎與遼史完全不同。

現在將遼史中所載西遼事蹟，再加以全部新譯，另外再以其他材料補充，如金元和中國其他或蒙古的中世紀著作等。

〔譯註一〕契丹居地——契丹居地實在今熱河境內，魏書、唐書、遼史所載皆同，作者謂在會
滿洲南部卽遼東，似誤。新唐書雖謂其『東距高麗』，然已在發展以後，其根據地實不在
遼東，遼史部族志云，『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
間，今永州、木葉山有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併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卽老哈
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諸書所載以此爲最明晰。

〔譯註二〕契丹族姓——按契丹實爲鮮卑，其大族卽通古斯族，著者謂其爲通古斯與蒙古
混合種，然蒙古族之出現，實較晚數世紀，似未妥。魏書契丹傳云，『契丹在庫莫奚東，異種
同類，』而庫莫奚傳云，『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是庫莫奚顯爲鮮卑宇文氏
之別支，而契丹乃與其異種同類者。至新唐書所載更明，契丹傳云，『契丹本東胡種，其先
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會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
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是更明指爲鮮卑之支族，所謂比能，卽三國志烏丸
鮮卑傳之軻比能，鮮卑自軻比能以後，始分裂爲數族，如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拓跋

氏、禿髮氏等，依唐書所載，契丹實亦軻比能以後從鮮卑分裂出之一族。契丹在隋唐間顯受突厥同化，如改大人爲可汗，以宮庭爲窩魯朵等，皆係突厥語，是謂其與突厥混合尙可。若謂與蒙古族混合，實未妥。

〔譯註三〕拉施特和貝納克地——拉施特哀丁（Rashid-eddin）爲一二四七年至一二七〇七年間的波斯史家，供職於蒙古伊兒汗國合贊大王庭爲國務大臣（Visier），受合贊大王命著史事全集（Djami ut Tawarikh）實卽蒙古全史，爲蒙古史中之最完備者，其事蹟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略有述及。

貝納克地（Benaketi）爲拉施特以後的波斯史家，著有中國史（Tarikh-i-Khata）八大冊，惟其材料實皆取自拉施特書中，據貝納克地所述，此首著蒙古史的大史家拉施特，實爲中國人（Vol. I, P. 196, notes 532）。

〔譯註四〕多桑——拉施特史事全集，至十九世紀間歐洲人翻譯者甚多，而實以多桑（Ohsan）爲最正確，多桑書名蒙古全史，由成吉思汗至帖木兒（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z Khan jusqu'à Timour Beg ou Tamerlan) 於一八二四年初版。

〔譯註五〕中國書中曾用黑契丹者——中國書中曾用黑契丹一名的，只見於西使記，西使記謂『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乞里彎本書原註 (Vol. I, P. 147, notes 398) 謂係今波斯東南之喀滿 (Kerman)，忽教馬丁謂係當時喀滿王庫特哀丁 (Kotb-eddin)。

〔譯註六〕征服世界者的歷史——征服世界者的歷史 (Tarikh Dihan Kushai) 爲波斯史家阿萊哀丁 (Alai-eddin Atta mulk Djuveni) 所著，阿萊哀丁略與拉施特同時（卒於一二八三年），其書所記，多爲成吉思汗前後十年間事蹟，彼與其父皆曾供職於元憲宗朝 (Vol. I, P. 195-196)。

史事全集爲拉施特哀丁著，已見前。

第一章 中國史中所見的西遼

一 遼史的記載

西遼事蹟，其見於遼史的如下（譯註七）

創建西遼的始祖爲耶律大石，大石係契丹太祖阿保機八世孫字重德通遼漢文，善騎射，一一五年即遼天祚帝天慶五年登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契丹語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大石舉進士後，曾歷爲泰祥二州刺史，及遼興軍節度使。一一二二年即天祚帝保大二年，天祚爲金兵所逼，西走天德軍入夾山（今綏遠薩拉齊縣西北），命令不通，燕京留守宰相李處溫遂與大石等合謀，共立泰晉國王淳爲帝，號天福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帝爲湘陰王，世號北遼，凡軍旅之事，皆委大石主之。天福立數月即卒，大石等乃議立其妻蕭德妃爲皇太后稱制，將

迎立淳子泰王定爲帝，不料是年十一月金兵已進至奉聖州（今河北涿縣），續向居庸關進發，次年（保大三年）四月，遼守兵潰走，大石亦爲金人所擄，蕭德妃先奔天德軍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是年九月耶律大石自金逃歸，（譯註八）天祚帝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天祚不能答，乃赦其罪，然大石不自安，遂別圖發展了！（譯註九）

一一二四年卽保大四年七月（是歲爲甲辰），耶律大石殺北府宰相蕭工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譯註十）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譯註十一）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譯註十二）駐北庭都護府，（譯註十三）大會七州十八部王衆，其七州爲（譯註十四）

(1) 威武 (2) 崇德 (3) 會蕃 (4) 新 (5) 大林 (6) 紫河 (7) 駝
十八部爲（譯註十五）

(1) 大黃室韋 (2) 敵拉 (3) 王紀刺 (4) 基赤刺 (5) 也喜 (6) 鼻古德

(7) 尼刺 (8) 達拉乖 (9) 達密里 (10) 密兒紀 (11) 合主 (12) 烏古里

(13) 阻卜 (14) 普速完 (15) 唐古 (16) 忽母思 (17) 奚的 (18) 紉而畢

既會集，耶律大石諭其衆曰：

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於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

大石演說，似甚有效，會畢後，即由各部供給精兵萬餘，乃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一一三〇年）（譯註十六）二月甲午，乃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祖宗，始再整旅西行。

當大石再西行之先，遣使遺書回鶻王畢勒哥，（譯註十七）要求假道，略曰：

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譯註十八）即遣使至甘州，（譯註十九）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爲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即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即表謝，以爲遷國於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

假道爾國，其勿致疑！

回鶻王畢勒哥得書，頗受感動，遂親迎大石，至其邸，大宴三日，大石始再啓行。臨行，回鶻王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並願質子孫爲附庸，親送大石至境外。

耶律大石如是西行，所過國家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後至尋思干，（譯註二十一）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爾珊，（譯註二十二）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大石審其軍多無謀，攻之首尾必不能相顧，乃分軍三路，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木薛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大石乃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國王來降，（譯註二十二）又西至起兒漫，（譯註二十三）文武百官遂共奉大石爲帝，時大石年三十八。

一一三二年，（譯註二十四）即宋高宗紹興二年（金太宗天會十年）二月五日，耶律大石即皇帝位於起兒漫，號葛兒罕，（譯註二十五）復上中國稱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諡其祖父爲嗣

元皇帝祖母爲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爲昭德皇后。因謂百官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天位，爾祖爾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因錫蕭幹里刺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延慶三年（一一三四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譯註二十六）並改延慶爲康國元年。

康國元年（一一三四年）三月，西遼天祐皇帝耶律大石大整軍旅，以六院司大王蕭幹里刺爲兵馬都元帥，敵刺部前同知樞密院事蕭查拉阿不副之，基赤刺部秃魯耶律燕山爲都部署，護衛耶律鐵哥爲都監，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於衆曰：

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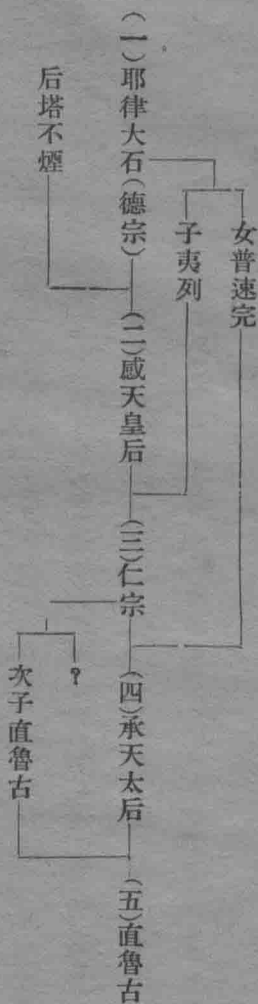
復次又申命元帥幹里刺曰：『今汝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幹里刺等率軍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

康國十年（一一四三年），大石卒，共在位二十年（一一二四——一一四三），廟號德宗。

其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權國事——后名塔不煙——號感天皇后，稱制，改元感清，在位七年（一一四四——一一五〇）。子夷列卽位，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一一五一——一一六三）。卒，廟號仁宗。其子亦年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共在位十四年（一一六四——一一七七）。普速完本爲大石都元帥蕭斡里刺子蕭朶魯不妻，與其夫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蕭朶魯不爲東平王，並羅織殺之。於是駙馬父斡里刺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而立仁宗次子直魯古，改元天禧（一一七八年。）

直魯古在位三十四年（一一七八——一二一一）。天禧三十四年卽元太祖六年秋，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譯註二十七）以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西遼遂絕。（譯註二十八）

（譯）（附）西遼世系



〔譯註七〕遼史記載——原書本節，全爲遼史卷三十天祚帝紀最後一段之譯文，惟遼史此段記載，須參看天祚帝紀他處事實，始能明瞭，今參照天祚帝紀悉行改編，既未依遼史原文，亦未依本書譯文。至於大石建國前後年代，更重新加以參訂，與本書作者所記全不同，其詳散見以下譯註中。

〔譯註八〕大石逃歸事——大石被擄經過，金史太祖本紀所載略詳，將引見下節。彼被擄後，似曾降金，後始逃歸，契丹國志載其事云：『大實降女真，與粘罕爲雙陸戲，爭道，粘罕欲殺之，大實卽棄妻攜五子宵遁，粘罕怒，以其妻配部落之至賤者，不屈，射殺之。』又遼史紀事

本末註引宏簡錄云：『金兵入居庸關，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家襲奉聖州，爲婁室所獲，並降其衆。幹離不襲天祚，以爲鄉導，旣而亡歸。預謀立魏王，王卒復立其妻。』按魏王卽泰，晉王淳，其立在大石被擄以前，宏簡錄所載似不可信。

〔譯註九〕大石西遷原因——關於大石西遷原因，此段記載係因天祚責其輔立魏王，大石內不自安而出亡。然卷二十九又謂：『天祚旣得林牙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護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漢地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不從，大石遂殺工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爲王，率所部西去。』是當時天祚在喪亂中，方欲用大石，亦未必深責之，大石亦力爲謀畫，亦似非過於內不自安者。且大石於保大三年九月逃歸，至四年七月始西行，若眞恐天祚誅戮，絕不能停留如是之久。疑其西遷當係逆知事已不可爲，乃謀所以自處。

〔譯註十〕黑水——大石北行三日所過之黑水，究指何水？頗成問題。本書原註（Vol. I, P.

159, notes 428 及 P. 212, notes 544.）謂係指 Etsina 河，即今甘肅肅州北之坤都倫

河，其源在張掖亦稱張掖河，元代稱爲額濟納河。但此說顯然不確，大石出發地點在夾山，即今綏遠薩拉齊附近，遼天德軍所在地，由此『北行三日』而至黑水，若以額濟納河當之，乃在夾山之正西，與『北行三日』語相違甚遠。額濟納河所以有黑水一名，因歷來釋地理者，多以之當禹貢之黑水，但即使此水爲禹貢之黑水，而漠南北河流被游牧民族名爲黑水者甚多，如黑龍江即本名黑水，今熱河平泉以北遼時亦有黑水（置有黑水河提轄司）。耶律大石所至之黑水，必須以在夾山以北爲唯一考查根據，聞日人羽田氏有西遼建國始末及其年紀一文，謂大石所過之黑水，爲今綏遠茂明安旗內之錫拉木倫河（見日人箭內互可敦城考引），其說甚允，惜未見原文，不知有其他佐證否？

〔譯註十一〕白達達——白達達爲南宋人對於賀蘭山至陰山一帶民族之通稱，實即突厥之沙陀族。耶律大石所見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當爲金元間之汪古部（元祕史作汪古）